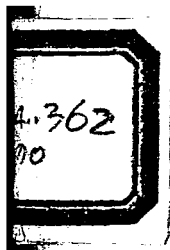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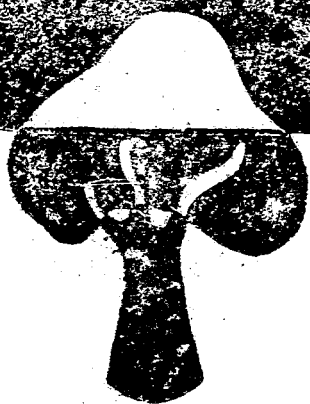


大華詩刊第一種

徐志摩詩選

李德予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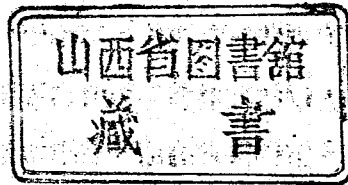


大華書局發行

44.362
390

徐志摩詩選

李德予編



73608

大華書局發行

三十三年九月初版

重慶市圖書館藏

題 記

有些人譽徐志摩爲我國新詩界之代表者。我們姑且不要把他說得過高；然而，一件天兵地確的事情，就是無論何人都不能否認徐先生是我國新詩界的一位優秀的作者；一位難得的天才。

他能寫濃豔的詩篇，寫清麗的詩篇和質樸的詩篇。用硤石土白寫，用北平話寫，用夾着幾個西文字寫。創造出新的格式，走上中國新詩和西洋詩和流的路，他注重音節，講究神韻，講究字數之等差。他在我國詩壇上放着異彩。

徐先生還有「志摩的詩」「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雲遊集」等詩集。他寫詩的態度，以愛，自由，美的源泉，胡適之先生在「追憶志摩」一文裏說得夠明白，他的風格和價值可以想見。

「志摩的詩」是他最初的作品。那是他在民國十一年留英，留法歸國約二年左右的作品。他自稱大部份是情感的泛濫，沒有什麼藝術和技巧，這是忠實的「自我批評」，但覺得過嫌呢，我們不能說沒有好的詩篇。「翡冷翠的一夜」，他的朋友批評「雜」了一點，有着頹言的嘆息，但也有很多

的情歌，到了「猛虎集」時期，茅盾譽為「中堅作品」，是技巧上最成熟的作品，圓熟的外形，配着淡到了淡極了的感傷的情緒。像輕烟的微哀，神祕的象徵的依戀感喟，這本詩集裏的美好的作品比較多。在「雲遊集」裏顯出了詩情枯窘的狀態。這裏不多說，讀者在這本選集裏，可以找出痕跡。我之所以說出寫作的過程來，無非給讀者閱讀時有一點小小的參考資料。

徐先生不但寫詩，他還寫散文，小說，戲、等。其中能與其詩比美的只有他的散文，他還遺有三本散文集——巴黎的鱗爪，我所知道的康橋，自剖以及一篇散文，一秋。有人譽其散文之美好有超過其詩者。可惜他所遺作的集子都是十餘年前的版本，現在實不易尋得，而商務印書館在戰前擬印其全集之材料在××戰役中又全部被毀。印行這本詩選已經是費了很大的蒐集功夫。但是，編者希望，在不久的將來，他的散文能與讀者見面。

徐先生不但自己寫作，他還把整個的精神和力量集中在新文化工作上，他編詩刊，（如晨報副刊），雜誌，（如新月等），還集合朱湘，聞一多，饒孟侃等友人集社，開讀詩會。還在南京，上海教授中大，興華的時候，拼命培養新作

家。如現在西南聯大教書的陳夢家，和已故年青詩人方瑋等，都是他選拔出來的優秀人物，這些勞績，也是值得我們稱讚的。

天才常短命，可惜他因乘機失事死於非命。可是他的軀殼雖然完了，而他作品仍放着光芒，照着文壇，照着每個欣賞文學者的心懷，亮晶晶的，像天上的一顆大的藍星，永遠放射着他的異彩。

末了，我要說的，他是生於一八九八年，故於一九三一年，享年才三十三歲，他的家都是陷落在敵人手裏的浙江硤石，他生在那裏，葬在那裏，夠人愛戀的。

付印匆匆，雖交閱有人，然錯落之處在所難免，希讀者時予以指正。

德子一九四四、八月于昆明

徐志摩詩選目錄

『我不知道風在那一個方向吹』

雪遊

梅韻

在病中

別聲我，悠

半夜深巷琵琶

殘詩

康橋再會吧

偶然

車上

蘇蘇

兩地相思

戀愛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翡冷翠的一夜

一星弱火

月下雷峯影片

我來揚子江邊買一把蓮蓬

大帥（戰歌之一）

畫上幾張油紙

西北利亞道中憶西湖秋雪庵舊色作歌

她是煙癮了

常州天寧寺開禮懺畢

我有一個戀愛

沙場娜拉一首

雪花的快樂

落葉小唱

秋蟲

石虎胡同七號

王老峯

離得

一條金色的光痕

這是一個儒怯的世界

爲要尋一個明星

去罷

不再是我的罪惡

叫化活該

在衰克利脫的教堂

先生！先生！

滬杭車中

問貓

愛的情感

哈代

袁曼明 袁克

華齡

我不知道風是在那一個方向吹

我不知道風

是在那一個方向吹——

我是在夢中，

在夢的輕波裏依偎。

我不知道風

是在那一個方向吹——

我是在夢中，

她的溫存，我的迷醉。

我不知道風

是在那一個方向吹——

我是在夢中，

甜笑是夢裏的光輝。

我不知道風

是在那一個方向吹——

我是在夢中，

她的負心，我的傷悲。

我不知道風

是在那一個方向吹——

我是在夢中，

在夢中的悲哀裏心碎！

我不知知道風

是在那一個方向吹——

我是在夢中，

黯淡是夢裏的光輝。

雲 遊

那天你翩翩的在空際雲遊，
自在，輕盈你本不願停留
在天的那方或地的那角，
你的輕快是無羈束的逍遙。
你更不輕意在卑微的地面
有一流瀾水，雖則你的明艷
在過路時點染了他的空靈，
使他憂悶，將你的倩影抱緊。

他抱緊的只是綿蜜的憂愁，
因為美不能在風光中靜止；
他要，你已飛度萬重的山頭，
去更闊大的湖海投射影子！
他在為你消憂，那一流瀾水，
在無能的盼望，盼望你飛回！

海 韻

「女郎，黑身的女郎，

你為什麼留戀——

這黃昏的流邊？——

女郎，回家吧，女郎！」

「阿不；回家我不同，

我愛這晚風吹；」——

在沙灘上，在暮靄裏，

有一個散髮的女郎——

徘徊，徘徊。

「女郎，散髮的女郎，

你為什麼徬徨

在這冷清的海上？

女郎，回家吧，女郎！」

「阿不；你聽我唱歌，

大海，我唱，你來和；」

在星光下，在涼風裏，

輕盈着少女的清音——

高吟，低哦。

三

「女郎，膽大的女郎！——

那天邊扯起了黑幕，

這頃刻間有惡風波，——

女郎，回家吧，女郎！

「阿不；你看我凌空舞，

學一個海鷗沒海波：」——

在夜色裏，在沙灘上，

急旋着一個苗條的身影，——

婆婆，婆婆。

四

「聽呀，那大海的震怒，

女郎回家吧，女郎！——

看呀，那狂獸似的海波，

女郎，回家吧，女郎！

「阿不；海波他不來吞我」——

我愛這大海的顛簸！」

在海邊裏，在波光裏，

阿，一個慌張的少女在海沫裏

蹣跚，。蹣跚。

五

『女郎，在那裏，女郎？』

在那裏，你嘹亮的歌聲，

在那裏，你窈窕的身影？

在那裏，阿，勇敢的女郎？』

黑夜吞沒了星輝，

這海邊再沒有光芒；

這灘沒了沙灘，

沙灘上再不見女郎，——

再不見女郎！

按：本篇已爲音樂家趙元任先生譜成四部合唱曲。編者

在病中

我是在病中，這懶懶的倦臥，
看窗外雲天，紅木葉，風中……
是鳥語嗎？院中有陽光暖和，
一地的衰草，牆上爬着藤蘿，
有三五斑狸的，蒼的，在翻動。
一半天也成泥……

城外，朝西山！

太辜負了，今年，寥微的秋容！
那山中的明月，有翳，也有環；
黃昏時誰在聽白楊的哀怨？
誰在寒風裏驚歸鳥的羣喧？
有誰上山去漫步，靜悄悄的，
去落葉林中檢三兩瓣菩提？
有誰去佛殿上披拂着塵封，
在夜色裏辨認金碧的神容？

想病中心情；一瞬瞬的回憶，
如同天空，在碧水潭中過路，
透映在水紋間斑駁的雲霧；
又如輪影閃過虛白的牆隅，

瞥見時似有，轉眼又復消散；

又如緩緩的炊烟，才颯颯，又斷。

又如暮天裏不成行的寒雁，

飛遠，更遠，化入遠山，化作烟！

又如在晝夜看飛星，一道光

着銀銀的快過，更不許端詳。

又如蘭蕊的清芬偶飄過，

誰能留住這沒影蹤的網歸？

又如遠寺的鐘聲，隨風吹送，

在春宵，懸起你半殘的春夢！

別擰我「疼」

「別擰我，疼，」

你說，微鎖着眉心。

那「疼」，一個精圓的半吐，

在舌尖上溜——轉。

一雙眼也在說話，

睛光裏漾起

心泉的神密。

夢

洒開了

輕紗的網。

「你在那裏？」

「讓我們死。」你說，

詩

半夜深巷琵琶聲

又被它從睡夢中驚醒，深夜裏的琵琶！

是誰的悲思，

是誰的手指，

像一陣凄風、像一陣慘雨，像一陣落花流水！

在這夜深時，

在這昏昏時，

挑動着緊促的絃索，亂彈着宮商角徵，

和着這深夜荒街，

柳梢頭有殘月掛，

呵，半輪的殘月，像是破碎的希望他，他

頭戴一頂開花帽，

身上帶着鐵鏈條，

在光陰的道上瘋了似的跳，瘋了似的笑，

完了，他說，吹翻你的燈，

她在墳墓的那一邊等，

等你去親吻，等你去親吻，等你去親吻。

殘 詩

怨誰？怨誰？這不是青天裏打雷？
關着，鎖上；趕明兒甕花磚上堆灰！
別聽這白石台階兒光滑，趕明兒？唉，
石縫裏長草，石板上青青的全是莓！
那廊下的青玉缸裏養着魚，孤鳳尾，
可還有誰給換水，誰給撈草，誰給喂？
要不了三五天準翻白肝鼓着眼？
不浮着死，也就讓水兒壓一個扁！
頂可憐是那窩個紅嘴綠毛的鸚哥？
讓娘教得頂乖，會跟着洞簫唱歌！
真嬌養慣，喂食一遲，就叫人名兒罵？
現在，你叫去！就剩甕子給你答話！

康橋再會罷

康橋，再會罷；

我心頭盛滿了別離的情緒，

你是我難得的知己，我當年，

辭別了家鄉父母，登太平洋去，

（算來一秋二秋，已過了四度

春秋，浪跡在海外，美土歐洲）

扶桑風色，檀香山芭蕉况味，

，平波大海開拓我心胸神意，

如今都變了夢裏的山河，

渺茫明滅，在我靈府的底裏；

我母親臨別的淚痕，她弱手

向波輪遞去送愛兒的巾色，

海風賦味，海鳥依戀的雅意，

盡是我記想的珍視。我每次

摩按，總不免心酸淚落，便想

理簪歸家，重向母懷中匍伏，

回復我天倫摯愛的幸福；

我每想人生多少跋涉勞苦，

多少犧牲，都祇是枉費無補，

我四顧奔波，名稱求學，畢竟

在知識道上，採得幾莖花草，
在真理山中，爬上幾個峯腰，
鉤天妙樂，曾否聞得，彩虹色，
可仍記得？——但我如何能同舊？
我但自意樓高車快，文明，
不曾將我心靈污沫，今日
我對此古風古色，橋影藻密，
欲後誰袒胸相見，惺惺惜別。
康橋，再會罷！

你我相知雖遲，然這一年中
我心靈革命的怒潮，盡沖瀉
在你撫媚河身的兩岸，此後
清風明月夜，當照見我情熱
狂溢的舊浪，尚留草底橋邊，
明年燕子歸來，當記我啾啾
音節，歌吟聲息，縵爛的雲紋
霞彩，應反映我的思想情感，
此日撒向天空的戀意詩心，
讀頌靜靜朦朧的晚景，清晨
富麗的溫柔；聽！那和緩的鐘聲。

解釋了新秋涼緒，旅人別意，
我精魂騰翹，滿想化入音波，
震天撼地，開蓋我愛的康橋，
如慈母之於睡兒，緩抱輕吻，
康橋！汝永爲我精神依戀之鄉；
此去身雖萬里，夢魂必常繞
汝左右，任地中海疾風東指；
我亦必紆道西迴，瞻望顏色；
歸家後我母若問海外夢好，
我必首數康橋；在溫清冬夜
燼梅前，再細辨此日相與况味；
設如我星明有福，素願竟酬，
則來春物香時節，當復西航，
重來此地，再檢起詩針詩線，
繡我理想生命的鮮花，實現
年來夢寐纏綿的銷魂蹤跡，
散香柔韻節，增唱河上風流；
故我別意雖深，我願望亦密，
昨宵明日照林，我已向傾吐
心胸的蘊積，今晨雨色濛濛，

小島無數，難道也爲是悵別
情深，累藤長草茂，涕淚交零！

康橋！山中有黃金，天上有明星，
人生至寶是情愛交感，即使
山中金盡，天上星散，同情還
永遠是宇宙間不盡的黃金，
不昧的明星；頓你和悅寧靜
的環境，和聖潔歡樂的光陰，
我心我智，方始經爬梳洗滌，
靈苗隨春草怒生，日月光輝，
聽自然音樂，哺啜古今不朽
——強半汝親裁育——的文藝精英；
恍登萬丈高峯，猛回頭驚見
真善美浩瀚的光華，羽翼在
人道蠕動的下界，朗然照出；
生命的經緯脈絡，血赤金黃，
靈是愛神的手動手蹟；

康橋！你豈非是我生命的泉源？
你惠我珍品，數不勝數；最難忘

聽士德頭橋下的星橋壩樂，
彈舞駁動，我常夜半憑闌干，
傾聽牧地黑野中倦夜唱，
水草間魚躍蟲噬，輕挑靜寞；
難忘春陽晚照，潑灑一海純金，
淹沒了寺搭鐘磬，長垣短樑，
千百家屋頂煙埃，白水青山，
難忘茂林中老樹縱橫；巨幹上
葉遮茶請，却教斜刺的朝霞？
沫上些微胭脂春意，忸怩神色；
難忘七月的黃昏，遠樹寂寂，
像墨潑的山形，襯出輕柔暝色，
密稠稠，七分鵝黃，三分橘綠，
那妙意祇可去秋夢邊去緝捕捉；
難忘，榆蔭中深宵猜嘴的詩禽，
一腔熱情，數玫瑰 淚點首，
滿天星環舞幽吟，款住遠近，
浪漫的夢魂，深深迷戀香埃
難忘村裏姑娘的腮紅頸白；
難忘昇臨康河的垂柳婆娑，

翩翩的克萊亞，碩美的校友居；
——但我如何能盡數，證之此地
人天妙合，雖微如寸芥殘垣，
亦不乏純美精神；流貫其間，
而此精神，正如宛次宛士所謂：
「通我靈波，決我心臟，有鏤剔
驕筋之功；」我此去聚歸鄉土，
而臨行怱怱，轉若離趕速；
康橋！我故里聞此，能弗怨汝
僞愛，然我自有僞言代汝答付；
我今去了，記好明春斬楊梅
上市時節，盼望我含笑歸來：
再見臨，我愛的康橋！

偶 然

我是天空裏的一片雲，
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訝異，
更無須歡喜，
在轉瞬間消滅了蹤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
我有我的方向；
你記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

我是天空裏的一片雲，
偶爾投影地你的波心，
你不必訝異
更無須歡喜，
在轉瞬間消滅了蹤影。

按 本篇已經音樂家李惟宁先生譜成一獨唱曲。 編者

車 上

這一車上有各等的年歲，各色的人……

有出頭的，有奶孩，有青年，有齒，有鬚；

也各有各的姿態：傍着的，躺着的，

張眼的，閉眼的，向窗外黑暗望着的。

車輪在鐵軌上輾出重複的繁響，

天上沒有星點，一路不見一些燈光；

只有車燈的幽輝照出旅客們的臉，

他們老的少的，一致聲訴旅程的疲倦。

這時候忽然從最幽闇的一角發出

歌聲：像是山泉，像是曉鳥，蜜甜甜，滑越，

又像是荒漠裏點起了通天的明燦，

它那真正的金燄投射到遙遠的山坳。

她是一個小孩，歡欣搖開了她的歌喉；

在這冥育的旅程上，在這黃昏的時候，

像是奔發的山泉，像是狂歡的曉鳥，

她唱，直唱得一車上滿是音樂的幽妙。

族們一個又一個的表示着驚異，

漸漸每一個臉上來了有光輝的驚喜：

買賣的，軍差的，老輩，少年，都是一樣；

那喫奶的嬰兒，也把它的小眼兒張開。

她唱，直唱得旅途上到處點上光亮，

層雲裏翻出玲瓏的月和斗大的星。

花朵，燈絲似的，在枝頭競賽着族樣，

那細弱的草根也在搖曳輕快的青苔！

蘇 蘇

蘇蘇是一個癡心的女子：

像一朵野薔薇，她的豐姿；

像一朵野薔薇，她的豐姿；

來一陣暴風雨，吹殘了她的身世。

這荒草地裏有她的墓碑

淹沒在蔓草裏，她的傷悲；

淹沒在蔓草裏，她的傷悲——

啊，這荒土裏化生了血染的薔薇！

那薔薇是癡心女的靈魂，

在清早上受清露的滋潤

到黃昏時有晚風來溫存，

更有那長夜的慰安，看星斗縱橫。

你說這應分是她的平安？

但運命又叫無情的手來攀，

攀，攀盡了青絲上的綠燭，——

可憐啊，蘇蘇地受這一度的摧殘！

兩地相思

——他——

『今晚的月亮像她的眉毛，

這彎彎的够多俏！

今晚的天空像她的愛情，

這藍藍的够多深！

那樣多是你的，我聽她說，

你再也不用疑竇；

給你這一團火，她的香臂，

還有她更熱的腰身！

誰說做人不該多吃點苦？——

喫到底才有數。

這來可苦了她，盼死了我，

——半年不是容易過！

她這時候，我想，正靠窗，

手托着俊俏的臉龐，

在想，一滴淚正掛在腮邊，

像露珠沾在草尖：

在半憂愁，半歡喜的預計，

計算着我的歸期；

呵，一顆純潔的愛我的心，

那樣的專！那樣的真！
還不催快你跨下的牲口，
趁月光清水似流，
趁月光清水似流，趕回家
去覓你唯一的她！

二 她——

今晚的月色又使我想起
我半年前的昏迷，
那晚我不該喝那三杯酒，
添了我一世的愁；
我不該把自由隨手給扔，——
活該我今日的悶！
他待我到真是一片至誠，
像竹園裏的新筍，
不怕風吹，不怕雨打，一籜
他還是往上滋長；
他爲我吃盡了苦，就爲我
他今天還在波奔；——
我又沒有勇氣爲他明講
我改變了心腸

今晚月兒弓彎，到月圓時

我，我如何能躲避！

我怕，我愛，這來我真是難，

恨不能往地底鑽；

可是你，愛，永遠有我的心，

縱使我是浮是沉；

難來時要抱，我訴讓誰抱，

（這葫蘆不破的好？）

難每回我讓他親——我的唇，

親的是你的吻！

戀愛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戀愛他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他來的時候我還不曾出世；

太陽爲我照上了二十幾個年頭，

我只是個孩子，認不識半點愁，

忽然有一天——我又愛又恨那一天——

我心坎裏癢癢的有些不連牽，

那是我這輩子第一次上當，

有人說是受傷——你摸摸我的胸膛——

他來的時候我還不曾出世，

戀愛他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這來我變了，一隻沒籠頭的馬，

跑遍了荒涼的人生的曠野；

又像是那古時間獻璞玉的楚人，

手指着心窩，說這裏面有真有真，

你不信時一刀拉破我的心頭肉，

看那血淋淋的一掬是玉不是玉；

血！那無情的宰割，我的靈魂！

是誰逼迫我發最後的疑問？

疑問！這同我自己辜負我的夢，

上帝，我沒有病，再不來對你呻吟！

我再不想成仙，蓬萊不是我的分；

我只要這地面，情願安分的做人；一

從此再不問戀戀是什麼一回事；

反正他來的時候我還不曾出世！

翡冷翠的一夜

你真的走了，明天？那我，那我，……

你也不用管，遲早有那一天；

你願意記著我，就記著我，

要不然趁早忘了這世界上

有我，省得想起時空苦惱，

只當是一個夢，一個幻想；

只當着前天我們見的殘紅，

怯伶伶的在風前抖擻一瓣，

兩瓣，落地，叫人踩，變泥……

唉，叫人踩，變泥——變了泥倒乾淨

還半死不活的才叫是受罪

看着寒儉，果贅，叫人白眼——

天呀！你何苦來，你何苦來……

我可忘不了你，那一天你來，

就比如黑暗的前途見了光彩，

你是我的先生，我愛，我的恩人，

你教給我甚麼是生命，甚麼是愛，

你驚醒我的昏迷，償還我的天真，

沒有你我那知道天是高，草是青？

你摸摸我的心，它這下跳得多快；

靜

再摸我的臉，燒得多焦，虧這夜黑。
看不見；愛，我氣都喘不過來了，
別親我了；我受不住這烈火似的活，
這陣子我的靈魂就像是火磚上的
熱鐵，在愛的鎗子下，融，融，火花
四散的飛灑……我暈了，抱着我，
愛，就讓我在這兒清靜的園內，
閉着眼，死在你的胸前，多美！
頭頂白楊樹上的風聲，沙沙的，
算是我的喪歌，這一陣清風，
橄欖林裏吹來的，帶着石榴花香，
就帶了我的靈魂走，還有那螢火，
多情的殷勤的螢火，有他們照路，
我到了那環洞的橋上再停步，
聽你在這兒抱着我半暖的身體，
悲聲的叫我，親我，搖我，碰我；……
我就微笑的再跟着清風走，
隨他領着我，天堂，地獄，那兒都成，
反正丟了這可厭的人生，實現這死
在愛裏，這愛中心的死？不無如

五百次的投生？……自私，我知道，
可我也管不着……你伴着我死？
什麼，不成雙就不是完全的『愛死？』
要飛昇也得兩對翅膀先打夥，
進了天堂，不一樣的要照顧，
我少不了你，你也不能沒有我；
要是地獄，我單身去你更不放心，
你說地獄不定比這世界文明
（誰則不我信，）像我這嬌嫩的花朵，
離保不啻遭風暴，不叫雨打，
那時候我喊你，你也聽不分明，
那不是求解脫反投進了泥坑，
倒叫冷眼的鬼串通了冷心的人，
笑我的命運，笑你怯懦的粗心？
這話也有理，那叫我怎麼辦呢？
活着難，太難，就死也不得自由，
我又不願你爲我懸掛你的前程……
唉！你說還是活着等，等那一天！
有那一天嗎！——你在，就是我的信心；
可是天亮你就得走，你真的忍心；

丟了我走？我又不能留你？這是命；

但這花，沒陽光曬，沒甘露浸，

不死也不免瓣尖兒焦着，多可憐！

你不能忘我。愛，除了在你心裏？

我再沒有命；是，我聽你的話，我靠？

等鐵樹兒開花我也得耐心等；

愛，你永遠是我頭頂的一顆明星；

要是不幸死了，我就變一個螢火

在這園裏，候着草根，暗沈沈的飛，

黃昏飛到半夜，半夜飛到天明，

只願天空不生雲，我望見天，

天上那顆不變的大星，那是你，

但願你比我多放光明，隔着夜，

隔着天，透過愛的靈障一點

一星弱火舉重千斤

我獨坐在半山的石上，

看前峯的白雲蒸騰，

一隻不知名的小雀，

嘲諷着我迷惘的神魂。

，經翠峯間一帶綠蔭

，蒼白與殘黑間接斷天斷

，取得參贊間一帶綠蔭

。心好伴綠蔭去尋新良朋

白雲一似餅的飛昇，

化入了遠遠的群嶺；

但在我逼仄的心頭，啊，

却凝飲着慘露與愁雲！

，得綠蔭清涼，亦黑亦紫紫

一一飛過無數層，逐月逐日

，細心的話無支一處好將成語

！心好伴綠蔭去尋新良朋

皎潔的晨光已經透露，

洗淨了青嶺似的前峯，

峯巒間的燐光慘淡

一星的微燄在我的胸中。

但這慘淡的弱火一星，

照射着殘夜與餘燄，

隨則去往，嘲諷，

却絲絲的長臨時進行！

月下雷峯塔影

我送你一個雷峯塔影，
滿天稠密的黑雲與白雲，
我送你一個雷峯塔頂，
明月鴻影在砥熱的波心。

深深的黑夜，依依的塔影，
圓圓的月彩，纖纖的波鱗——
假如你我攜一支無遮的小艇，
假如你我創一個完全的夢境！

按 本篇已爲音樂家應尚能先生譜成一二重唱曲

讀者

我來揚子江邊買一把蓮蓬

我來揚子江邊買一把蓮蓬，

手剝一層層蓮衣，

看江鷗在眼前飛，

忽含着一眼悲淚——

我想着你，我想着你，阿小龍！

我嘗一嘗蓮藕，回味曾經的溫存：——

那磨前不捨的重擔，

掩護着同心的款戀，

我又聽着你的盟言：

『永遠是你的，我的身體，我的靈魂。』

我嘗一嘗蓮心，我的心比蓮心苦；

我長夜裏怔忡，

揮不開的惡夢？

誰知我的痛苦？

你害了我，愛，這日子叫我如何過？

但我不能賣你負，我不怨，猜你變，

我心腸只是一片柔。

你是我的！我依舊

將你緊緊的抱攬——

除非是天翻——但誰能想像那一天？

大帥 戰歌之一

(見日報，前敵戰士，隨死隨掩，

間有未死者，卽被活埋。)

「大帥有命令以爲打死了的屍體

再不用往回挪「叫人看了挫氣，」

就在前邊兒挖一個大坑，

奉着了的弟兄們往裏擲，

擲滿了結平上土，

給它一個大縫紮，

也不用給敵記認，

管他是姓賈姓曾！

也好，省得他們家裏人見了傷心：

娘抱着爛了的頭，

弟弟提溜着一支手，

新娶的媳婦到手個腰包的腰身！」

「我說這坎死人也不是沒有味兒，

有那西晒的太陽激我們的伴兒，

聽我這一抄，抄住了老丙，

他大前天還跟我喫乾餅，

叫了煮大白乾，
咱們倆隨便談，
你知道他那神氣，
一隻眼老是還擠，
誰想他來不到三天就離了炮灰
老丙他打仗倒是勇，
你聽他身的窟窿！
去你的，老丙，咱們來就是當死胚！
「天快黑了，怎麼好，還有這一大堆？
聽炮聲，這半天又該是我們的毀；
麻煩點兒，我說你聽，三哥；
鄒黑刺刺的可不又是一個上
竊，三哥有沒有死的，
還開着眼流着淚哩！
我說三哥這怎麼來，
總不能拿人括着埋！」——
「吁，老五，別言語，聽大帥的話沒有錯：
見個兒就給錢，
見個兒就給埋，
躲開，聽我的；歐，去你的，誰跟你哪麼！」

蓋上幾張油子

一片，一片，半空裏

掉下雪片；

有一個婦人，有一個婦人

獨坐在階沿。

虎虎的，虎虎的，風響

在樹林間；

有一個婦人，有一個婦人；

獨自在哽咽。

爲什麼傷心，婦人，

這大冷的雪天？

爲什麼啼哭，莫非是

失掉了銀鈿？

不是的，先生，不是的

不是爲銀鈿；

也是的，也是的，我不見了

我的心戀。

那邊松林裏，山脚下，先生！

有一隻小木箱
裝着我的寶貝，我的心，
三歲兒的嫩骨！

昨夜我夢見我的兒：

叫一聲「娘呀——」
天冷了，天冷了，天冷了，
兒的親娘呀！——」

今天果然下大雪，屋簷前
整得見冰條、
我在冷冰冰的被窩裏摸——
摸我的寶寶。

方才我買來幾張油紙，
蓋在兒的床上；
我喚不醒我熟睡的兒——
我因此心傷。

一片，一片，半空裏

掉下雪片；

有一個婦人，有一個婦人，

獨坐在階沿。

虎虎的，虎虎的，風響

在樹林間；

有一個婦人，有一個婦人，

獨自在咽嗔。

西北利亞道中憶西湖秋雪庵

蘆色作歌

我檢起一支肥圓的蘆梗，

在這秋月下的蘆田；

我試一試蘆笛的新聲，

在月下的秋雪庵前。

這秋月是絳霄的碧玉，

蘆田是神仙的別墅。

我弄一弄蘆管的幽樂——

我映影在秋雪庵前。

我先吹我心中的歡喜——

清風吹露蘆雪的胸酥；

我再弄我喜歡的心機——

蘆田中見萬點的飛螢。

我驚起了我生平的惆悵，

中懷不禁一陣的癡迷，

笛韻中也聽出了新來淒涼——

近水聞有斷續的蛙啼。

這時候蘆雪在明月下翻舞，

我暗地思量人生的奧妙，

我正想譜一折人生的新歌

阿，那蘆笛（碎了）再不成音調！

這秋月是繽紛的碎玉，

蘆田是仙家的別殿；

我弄一弄蘆管的幽樂，一一

我映影在秋雪庭前。

我撿起一枝肥圓的蘆梗，

在這秋月下的蘆田；

我試一試蘆笛的新聲，

在月下的秋雪庭前。

她是睡着了

她是睡着了——

星光下一朵斜的白蓮；

她入夢境了——

香爐裏真起一截碧螺煙。

她是眠熟了——

訥泉敲碎了噴雪的琴絃；

她在夢鄉了——

粉蝶兒，翠蝶兒，翻飛的歡戀。

停勻的呼吸：

清芬滲透了她的周遭的簾幕；

有禱的清氣

懷抱着，撫摩着，她纖纖的身形！

奢侈的光陰！

靜，沙沙的盡是閃亮的黃金，

平鋪着無垠——

波鱗間輕漾着光豔的小艇。

醉心的光景：

給我披一件彩衣，咬一懷芳體，
折一支藤花，
醉，在葡萄叢中，顛倒，昏迷。

看呀，笑盡！

三春的顏色移上了她的香肌，
是玫瑰，是月季，
是朝陽裏的水仙，鮮妍，芳菲！

夢底的幽秘，
挑逗着這心，——純潔的靈魂——
像一只蜂兒，
在花心，姿意的賁突——溫存。

童真的夢境！

靜默；休教驚斷了夢神的慇懃；
抽一絲金絡，
抽一絲銀絡，抽一絲晚霞的紫暈；

玉腕與金梭，
繡線似的精審，更番的變度——

化生了彩霞，
精闢，安琪兒的歌，失之於精確。

可愛的梨渦，
解釋了處女的夢境的歡喜，
像一顆露珠，
顫動的，在荷葉中閃爍着晨曦！

常州天寧寺聞禮懺聲

有如在火一般可愛的陽光裏，偃臥在長梗的，鬆弛的蕪草裏，
聽初夏第一聲的鷓鴣，從天邊直響入雲中，從雲中又迴響到
天邊；

有如在月夜的沙漠裏，月光溫柔的手指，輕輕的撫摩着一顆顆
熱傷了的砂礫，在絨絨般軟滑的熱帶的空氣裏，聽一個駱駝
的蹄聲，輕穩的，輕穩的，在遠處響着，近了，退了，又遠
了……

有如在一個荒涼的山谷裏，大胆的黃昏星，獨自臨照着陽光死
去了的宇宙，野草與野樹默默的祈禱着，寫一個聯子，手扶
着一個幼童，嘻嘻的一一響穿命鐘，在這黑沉沉的世界裏回
響着；

有如在海洋的一塊礁石上，浪濤像猛虎般的狂撲着，天空緊緊
的纏着黑雲的厚幕，聽大海向那威嚴着的風暴，狂聲的，柔
聲的，懺悔他一切的罪惡；

有如在喜馬拉雅的頂巔，聽天外的風，追趕着天外的急步聲，
在無數雪亮的山巒間迴響着；

有如在生命的舞台的幕背，聽空虛的笑聲，失望與痛苦的叮嚀
聲，殘殺與淫暴的狂歡聲，厭世與自殺的哀歌聲，在生命的
舞台上合奏着；

我聽着了天寧寺的禮懺聲！

這是那裏來的神明？人間再沒有這樣的境界！

這鼓一聲、鐘一聲、磬一聲、木魚一聲、佛號一聲……樂音在
大殿裏，迂緩的，曼長的迴盪着，無數衝突的波流諧合了，
無事相反的色彩淨化了，無數現世的高低消滅了……

這一聲佛號、一聲鐘、一聲鼓、一聲木魚、一聲磬、誦音盤石
磚在宇宙間——解開一小顆時間的埃塵，收束了無量數世紀
的因果；

這是那裏來的大和諧——星海裏的光彩，大千世界的音韻，真
生命的洪流：止息了一切的動，一切的擾攘；

在天地的盡頭，在金漆的殿椽間，在佛像的眉宇間，在我的衣
袖裏，在耳鬢邊，在官感裏，在心靈裏，在夢裏

在夢裏，這一瞥間的顯示，青天、白水、綠草與母親溫軟的胸懷
，是故鄉嗎？是故鄉嗎？

光明的翅羽，在靈極中飛舞！

大圓覺底裏流出的歡喜，在偉大的，莊嚴的，寂滅的，無礙的，
和諧的靜定中實現了！

頌美呀，涅槃，讚美呀，涅槃！

我有一個戀愛

我有一個戀愛；——

我愛天上的明星；

我愛他們的晶瑩：

人間沒有這異樣的神明。

在冷峭的暮冬的黃昏，

在寂寞的灰色的清晨。

在海上，在風雨後的山頂——

永遠有一顆，萬顆的明星！

山澗邊小草花的知心，

高樓上小孩童的歡欣，

旅行人的燈亮與南針：——

萬萬里外閃爍的精靈！

我有一個破碎的靈魂，

像一堆破碎的水晶，

散落在荒野的枯草裏——

飽吸你一瞬瞬的殷勤。

人生的冰激與柔情，
我也曾嘗味，我也曾容忍，
有時隨砌下絳絳的秋吟，
引起我心傷，逼迫我淚零。

我袒露我坦白的胸襟，
獻愛與一天的明星；
任憑人生是幻是真，
地球存在或是消泯——
大空中永遠有不昧的明星！

沙揚娜拉一首

贈日本女郎

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
像一朵水蓮花不勝涼風嬌羞，
這一聲珍重，這一聲珍重，
那一聲珍重裏有甜蜜的憂愁——
沙揚娜拉！

雪花的快樂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翩翩的在半空裏瀟灑，
我一定認清我的方向——
飛颺，飛颺飛颺，——
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不去那冷寞的幽谷，
不去那淒清的山麓，
也不上荒街去惆悵——
飛颺，飛颺，飛颺——
你看，我有我的方向！

在半空裏娟娟的飛舞，
認明了那滑幽的住處，
等着她來花園裏探望——
飛颺，飛颺，飛颺，——
呵，她身上有硃砂梅的清香！
那時我憑藉我的身輕，
盈盈的，沾住了她的衣襟，
貼近她柔波似的心胸——

消溶，消溶，消溶——
溶入了轻柔波似的心胸！

落葉小囑

一陣寒風傳上了階沿

(我正挨近着夢鄉邊；)

這回準是她的腳步了，我想——

在這深夜！

一聲刺豚在我的窗上

(我正靠緊着睡牀旁；)

這準是她來觀看玩——你看，

我偏不張皇！

一個氣息貼近我的床！

我說(一半是睡夢，一半是迷惘：——)

「你總不能明白我，你又何苦

多叫我心傷！」

一聲喘息落在我的枕邊

(我已在夢鄉裏醒轉；)

「我真了你了」你說——你的熱淚

賣着我的帳！

聲音響着我的夢魂

（落葉在庭前舞，一陣，又一陣：）

夢完了，啊，回復清醒；惱人的一一

却只是秋聲！

秋 蟲

秋蟲，你爲什麼來？人間
早不是舊時的清閒；
這青草，這白露，也是獸：
再也沒有用，這些詩材！
黃金才是人們的新寵，
她佔了白天，又霸住夢！
愛情像白天裏的星星，
她早就迴避，早沒了影。
天黑它們也不得回來，
半空裏永遠有烏雲蓋。
還有廉恥也告了長假，
他躲在沙漠地裏住家；
花儘開着可結不成果，
思想被主義姦污得苦！
你別說這日子過得悶，
晦氣臊的還在後面跟！
這一半也是靈魂的懶；
他愛躲在園子裏種菜；
「不害」他說：「聽他往下醜——
變豬、變蛆、變蛤蟆、變狗

遍天太陽羞得遮了臉，

月亮殘闕了再不肯圓，

遍天人道真滅了種，

我將來打一打革命的鐘！！

石虎胡同七號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蕩漾着無限溫柔：

善笑的藤嬾，袒酥懷任團團的柿掌調繆，
百尺的槐絲，在微風中俯身將棠姑抱攬，
黃狗在籬邊，守候暈熱的珀兒，他的小友，
小雀兒新製求婚的豔曲，在媚唱無休——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蕩漾着無限溫柔。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淡描着依稀的夢景：

雨過的蒼茫與滿庭蔭綠，織成無聲幽嘆，
小蟲獨立在殘蕊的胸前，聽隔院蛩鳴，
一片化不盡的雨雲，捲展在老槐樹頂，
掠雲前作圓形的舞旋，是蝙蝠，還是蜻蜓？——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淡描着依稀的夢景。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輕唱着一聲奈何：

奈何在暴雨時，雨翅下搗爛鮮紅無數，
奈何在新秋時，未凋的青葉惆悵的辭樹，
奈何在深夜裏，月兒乘雲輦歸去，西牆已度，
遠巷薤露的樂音，一陣陣被冷風吹過——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輕唱一聲奈何。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沉浸在快樂之中。

兩紋的黃昏，滿院只美蔭，清香與涼風，

大量的蓮翁，巨櫓在手，蹇足直指天空，

一斤，兩斤，杯底喝盡，滿懷酒意，滿面酒紅，

連珠的笑響中，浮沉着神仙似的酒翁——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沉浸在快樂之中。

五老峯

不可搖撼的神奇，

不容注視的威嚴，

還算時，這棱嵒，

這不可攀援的峻險！

看！那巉巖缺處

透露着天，窮遠的蒼天，

在無限廣博的懷抱間，

這磅礴的偉象顯現！

是誰的意境，是誰的想像？

是誰的工程與博造的手摸？

在這亘古的空靈中

緩慢着天風，天國與天派！

有時朵朵明媚的彩雲，

輕飄的莊嚴着老人們的蒼鬢，

像一樹虬幹的古梅在月下，

吐露了豔色鮮葩的清芬！

山麓前伐木的村童，

在山麓的清流中洗濯身軀戲水

聽著老人們的真聲，

迷霧海沫化的噴湧，鋪蓋，

淹沒了谷內的青林，

隔絕了鄱陽的灰色幽森，

鼓壁前閃亮着火輪，聽呀！

五老們在渺茫的霧海外狂笑！

朝霞滲他們的前胸，

晚霞戲逗著他們赤禿的頭顱；

黃昏時，聽異鳥的號呼，

在他們爐盤的言旁怯怯的透鏡

不昧的星光與月彩：

柔波裏飄泛著的小艇與輕帆，

聽呀！在海會靜穆的鐘聲裏，

有朝山人在落葉林中過路！

更無有人事的虛榮，

更無有塵世的倉促與噩夢，

靈魂！配取這從容與偉大，

在五老峯前飽啜自由的山風！

這不是山峯，這是古聖人的祈禱，

凝聚成這「陳樂」似的建築神工，

給人間一個不朽的憑證——

一個「倔強的疑問」在無極的穹空！

難 得

難得，夜這般的清靜，

難得，爐火這般的溫，

更是難得，無言的相對，

一雙寂寞的靈魂！

也不必響聲，也不必評論，

更沒有虛構，猜忌與嫌憎，

只靜靜的坐對着一爐火，

只靜靜的默數遠巷的更。

喝一口白水，朋友，

滋潤你的乾裂的口脣；

你添上幾塊煤，朋友，

一爐的紅燄感念你的殷勤。

在冰冷的冬夜，朋友，

人們方始珍重難得的爐薪；

在這冰冷的世界，

方始凝結了少數同情的心！

一條金色色光痕硤石土白(註)

得罪那，問聲點看，

我要來求見徐家格位太太，有點事體……

認真則格位就是太太，真是老太婆哩，

眼睛赤花，連太太都勿認得哩！

是歐，太太，今朝特為打聽下來歐，

烏青青就出門；田裏西北風度來野歐，是歐，

太太，為點事體要來求求太太呀！

太太，我拉埭上，東橫頭有個老阿太，

姓李，親丁末……老早死完哩，伊拉格大官官——

李三官，起先到街上來做長年歐——早幾年，

成了弱病，田末賣掉，病末始終勿曾好；

格位李家阿太老年格運氣真勿好，全靠

楊頭上東幫幫，西討討，喫一口白飯，

每年只有一件輕薄歐棉襖靠過冬歐，

上個月聽得話李家阿太流火病發，

前夜子西北風起，我野凍得瑟瑟叫抖，

我心裏想，李家阿太勿曉得那介哩，

昨日子我一早走到伊屋裏，真是罪過！

老阿太已經去哩，冷冰冰歐滲在稻草裏，

野勿曉得幾時脫氣歐，野進不入曉得！

我野嚟不法子，只好去喊攞幾個人來，
有人話是餓煞歐，有人話是凍煞歐，
我看一半是老病，西北風野作興有點歐；——
爲咁我到街上來，善堂裏格位老爺
本里一具棺材，我乘便來求求太太，
做做好事，我曉得太太是頂善心歐，
頂好有舊衣裳本格件把，我還想去
買一刀錠箔；我自己屋裏野是滑白歐，
我只有五升米，燒頓飯本兩個忙歐喫，
伊拉抬了材，外加收作，飯總要喫一頓歐，
太太是勿是？……嚟，是歐，嚟，是歐！
嚟暗，太太認真好來，真個卹我拉窮人……
格套衣裳正·好…嚟暗，害太太還要
纏爲洋銀……嚟暗，嚟暗……我只得
朝太太磕一個響頭，代故世歐謝謝！
嚟暗，那末真真多謝，真歐，太太……

註：硃石土白——即北京的一種土話

編者，

這是一個懦怯的世界

這是一個懦怯的世界：

容不得戀愛，容不得戀愛！

披帶你的滿頭髮，

赤露你的一雙腳；

跟着我來，我的戀愛，

拋棄這個世界

殉我們的戀愛！

我拉着你的手，

愛，你跟着我走；

聽憑荆棘把我們的腳心刺透，

聽憑冰雹劈破我們的頭，

你跟着我走，

我拉著你的手，

逃出了牢籠，恢復我們的自由！

跟著我來，

我的戀愛！

人間已經掉落在我們的後背，——

看呀，這不是白茫茫的大海？

白茫茫的大海，

白茫茫的大海，

無邊的自由，我與你與戀愛！
顧著我的指頭看，
那天邊一小片的藍——
那是一座島，島上有青草。
鮮花，美麗的走獸與飛鳥；
快上這輕快的小艇，
去對那理想的天庭——
戀愛，歡欣，自由，——辭別了人間，永遠！

為要尋一個明星

我騎着一匹拐腿的騾馬，
 向着黑夜裏加鞭；——
 向着黑夜裏加鞭，
我跨着一匹拐腿的騾馬！

我衝入這黑懸懸的昏夜，
 為要尋一個明星；——
 為要尋一個明星，
我衝入這黑茫茫的荒野。

累壞了，累壞了我跨下的牲口。
 那明星還不出現；
 那明星還不出現，
累壞了，累壞了馬鞍上的身手。

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
 荒野裏倒着一隻牲口，
 黑夜裏躺着一具屍首。
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

去罷

去罷，人間，去罷！

我獨立在高山的峯上；

去罷，人間，去罷！

我面對着無極的穹蒼。

去罷，青年，去罷！

與幽谷的香草同埋；

去罷，青年，去罷！

悲哀付與暮天的羣鴉。

去罷，夢鄉，去罷！

我把幻景的玉杯摔破；

去罷，夢鄉，去罷！

我笑受山風與海濤之賀。

去罷，種種，去罷！

當前有插天的高峯！

去罷，一切，去罷！

當前有無窮的無窮！

不再是我的乖乖

(一)

前天我是一個小孩，
這海灘是我的愛；
早起的太陽笑如火爐，
趁暖和我來做我的工夫：
揀滿一衣兜的貝殼，
在這海沙上起造宮闕：
哦，這浪頭來得兇惡，
衝了我得意的建築——
我喊一聲海，海！
你是我小孩兒的乖乖！

(二)

昨天我是一個「情種」，
到這海灘上來發瘋；
西天的晚霞慢慢的死，
血紅變成蒼黃，又變紫，
一顆星在半空裏窺伺，
我匍伏在砂堆裏畫字，
一個字，一個字，又一個字，

難道不是我心愛的遊戲？

我喊一聲海，海！

不就僅有一點兒的更改！

(三)

今天！唉，為什麼要有今天？

不比從前，沒了我的瘋癲，

再沒有小孩時的新鮮，

這回再不來這大海的邊沿！

額頂不見天光的方便，

海上只聞沈沈的一片，

暗潮侵蝕了砂岸的痕跡，

却獨不淡我悲慘的顏色——

我喊一聲海，海！

你從此不再是我的乖寵！

叫化活該

「行善的大姑，修好的爺，」

西北風尖刀似的猛刺着他的臉，

「賞給我一點你們吃騰的油水吧！」

一團模糊的黑影，捱緊在大門邊。

「可憐我快餓死了，發財的爺，」

大門內有歡笑，有紅爐，有玉杯；

可憐我快凍死了，有福的爺，」

大門外面北風笑說，「叫化活該！」

我也是戰栗的黑影一堆，

蟄伏在人道的前街；

我也只要那些同情的溫暖，

遮掩我的剛殘的餘骸——

但這沈沈的緊閉的大門：誰來理睬；

街道上只冷風的嘲諷，「叫化活該！」

在哀克剎脫教堂前 (Exeter)

這是我自己的身影今晚間，

倒映在異鄉教堂的前庭，

一盞冷峭峭森嚴的大殿，

一個峭陰陰孤獨的身影。

我對着寺院的雕像發問：

「是誰負責這離奇的人生」？

老朽的雕像欺着我發楞，

彷彿怪嫌這離奇的疑問。

我又轉問那冷鬱鬱的大星，

它正升起在這教堂的後背，

但它答我以嘲諷似的迷謬，

在星光下相對，我與我的迷謬！

這時候我身旁的那顆老樹，

他隱蔽着戰賊碑下的無辜，

幽幽的歎一聲長氣，像是

淒涼的空院裏淒涼的秋雨。

他至少有百餘年的經驗，
人間的變幻他什麼都見過；
生命的頑皮他也曾計數：
春夏間涵涵，冬季裏婆婆。

他認識這鎮上最老的前輩，
看他們受洗，長黃毛的嬰孩；
看他們配偶，也在鼓門內，一一
最後看他們的名字上墓碑！

這半悲慘的戲劇他早經看厭，
他自身癱腫的殘餘更不沾戀；
因此他與我同心，發一陣歎息——
啊！我身影邊平添了班班落葉！

先生！先生！

翻滾的車輪

在偏僻的小巷內飛奔——

『先生，我給先生請安哪，先生。』

迎面一躡身

一個單布褂的女孩顫動着呼聲——

雪白的車輪在冰冷的北風裏飛奔。

緊緊的跟，緊緊的跟，

發爛的孩子追趕着深亮的車輪

先生，可憐我一大化吧，善心的先生！

『可憐我的媽，

她又餓又凍又病，躺在道兒邊直呻——

重修好，賞給我們一頓窩窩頭哪，先生！』

『沒有帶子兒！』

坐車先生說，車裏戴大皮帽的先生——

飛奔，急轉的雙輪，緊追，小孩的呼聲。

一路旋風似的土匪，

土匪裏飛轉着銀晃晃的車輪

『先生，可是您出門不能不帶錢哪，先生。』

『先生！……先生！』

緊湊的小孩，氣喘着，斷續的呼聲——

飛奔飛奔，像皮的車輪不住的飛奔。

飛奔……先生……

飛奔……先生……

先生……先生……先生……

滬杭車中

匆匆匆！催催催！

一搖籃，一片山，幾點雲影，

一道水，一條橋，一支橈聲，

一林松，一叢竹，紅葉紛紛：

豔色的田野，豔色的秋景，

夢境似的分明，模糊，消隱，——

催催催！是車輪還是光陰？

催老了秋客，催老了人生！

問 罪

問誰？阿，這光陰的是非，

問誰去答訴，

在這凍沈沈的深夜，寒風，

吹拂她的新墓？

「看守，你須用心的看守，

這活潑的流鶯，

莫錯過，在這清波裏優遊，

青蘋與紅鱗！」

那無盡的私語在我的耳邊

似曾幽幽的吹簫，一一

縈秋霧裏的遠山，半化煙，

在曉風前卷舒。

因此我緊攬着我生命的繩網，

像一個守夜的漁翁，

兢兢的，注視着那無盡流的時光——

私裏有彩雲掀湧。

但如今，如今只餘這破爛的漁網——

嘲諷我的希冀，

我喘息的張望著不復返的時光：

淚依依的憔悴！

又何況在這黑夜裏徘徊：

黑夜似的蕭瑟：

一個星芒下的黑影懷迷——

曾連著一個新翠！

問誰……我不敢恰呼，怕驚擾

這潭底的清淳；

我俯身，我伸手向她撲抱——

阿，這半澄潤的新墳！

這參天的曠野無有邊沿，

遠處有村火星星，

叢林中有鷓鴣在惺惺——

此地有傷心，隻影，

這黑夜，的深沉，還包着大地——

籠罩著你與我——

——

你，靜淒淒的安眠在墓底；

我，在迷醉裏廢寢！

正願天光更不從東方

按時的泛濫：

我便永遠依偎著這墓旁——

在沈寂裏消幻——

仙音已在海天邊吐露，

蘇醒的林鳥，

已在遠近間相應的喧呼——

又是一度清曉。

不久，這嚴冬過去，東風

又來催促青條：

便綻放這落落的聲容，

亦不無花草飄飄。

傷感你，我愛，如今永遠歸隱

在這無情的地下一一

我更不盼天光，更無有春信；

我的長無度的哀何！

雙的靈感

——奉適之一——

不妨事了，你先坐着罷，
這陣子可不輕，我當是
已經完了，已經整個的
脫離了這世界，飄渺的，
不知到了那兒，彷彿有
一朵蓮花似的雲擁着我，
(她臉上浮着蓮花似的笑)，
擁着到遠極了的地方去……
唉，我真不希望再回來，
人既解脫，那許就是罷！
我就像是一朵雲，一朵
純白的，純白的雲，一點
不見分量，陽光抱着我，
我就是光，輕靈的一球，
往遠處飛往，更遠的飛；
什麼累贅，一切的煩惱，
恩情，痛苦怨，全都遠了，
就是你——請你給我口水，
是橙子罷，上口甜滋滋——

就是你，你是我的誰呀！
就你也不和那裏去了：
就有也不遠是曉光裏
一髮的青山，一縷遊絲，
一翳微妙的暈；訴至多
也不過如此，你再要多
我那朵雲也不能承載，
你，你得原諒，我的冤家！……
不礙，我不累，你讓我說，……
我只要你睜着眼，就這樣，
叫哀憐與同情，不說愛，
在你的淚水裏吮着花，
我陶醉着它們的幽香；
在我這最後，怕是吧，
一次的會面，許我放縱，
容許我完全佔定了你，
就這一響，讓你的熱情，
像陽光照着一流明河，
透進我的凄冷的心窩，
你手把住我的，正這樣，

你看你的壯健，我的衰，
容許我感受你的溫暖，
感受你在我血液裏流，
鼓動我將次停歇的心，
留下一個不死的印痕：
這是我唯一，唯一的祈求……
好，我再喝一口，美極了，
多謝你。現在你聽我說。
但我說什麼呢，到今天，
一切事都已到了盡頭，
我祇等待死，等待黑暗，
我還能見到你，偎着你，
真像情人似的說着話，
因為我够上說那箇，
你的溫柔春風似的環繞，
這於我是意外的幸福，
我只有感謝（她合上眼。
什麼話都是多餘，因為
話只能說明能說明的，
更深的意義，更大的真，
83

朋友，你只能在我的眼裏，
在枯乾的淚傷的眼裏
認取。

我是個平凡的人，
我不能盼望在人海裏
值得你一轉眼的注意。
你是天風：每一個浪花
一定得感到你的力量，
從它的心裏湧出變化，
每一根小草也一定得
在你的腳跡下低頭，在
綠的顫動中去示驚異；
但誰能止浪風的前程，
他橫掠過海，作一聲吼
獅虎似的掃蕩着田野，
當然是冥茫的無窮，他
如何體恤過曾經呼吸
到浪的一花，草的一瓣？
遙遠是你我間的距離；
遠，太遠！假如一隻夜蝶

有一天得能飛出天外，
在黑的烈燄裏去變灰
(我常常自己想)那我也許
有希望接近你的的間。
唉！癡心，女子是有癡心的，
你不能不信罷？有時候
我自己也覺得真奇怪，
心裏裏的牢結是誰給
打上的？為什麼打不開？
那一天我初次望到你，
你閃亮得如同一顆星，
我只是人羣中的一點，
一撮沙土，但一望到你，
我就感到異樣的震動，
狂襲到我生命的全部，
真像是風中的一朵花，
我內心搖晃得簌簌發聲，
臉上感到一陣的火焰，
我覺得幸福，一道神異的
光亮在我的眼前掃過。

我又覺得悲哀，我獨哭？
紛亂佔據了我的靈府。
但我當時一點不明白，
不知這就是陷入了愛！
『陷入了愛』真是的！前緣
孽債，不知到底是什麼？
但從此我再沒有平安，
是中了毒，是受了催眠？
數運命的鉄鍊給鎖住，
我再不能躊躇：我愛你！
從此起，我的一瓣瓣的
思想都染着你，在醒時，
在夢裏，想躲也躲不去，
我抬頭望，藍天裏有你，
我要遺忘，我向遠處跑，
另走一道，又碰到了你！
枉然是理智的殷勤，因為
我不是盲目，我只是癡。
但我愛你，我不是自私。
愛你，但永不能接近你。

愛你，但從不要享受你。
即使你來到我的身邊，
我許向你望，但你不能
絲毫覺察到我的祕密。
我不妬忌，不豔羨，因為
我知道妳永遠是我的，
它不能脫離我正如我
不能躲避你，別人的愛
我不知道，也無須知曉，
我的是我自己的造作，
正如那林葉在無形中
收取早晚的霞光，我也
在無形中收取了你的。
我可以，我是望見了，到死
不露一句，因為我不必。
死，我是早已望見了的。
那天邊的結打上我的心頭，
我就望見死，那個
美麗的永恆的世界；死，
我甘願的投向，因為它

是光明與自由的誕生。
從此我輕視我的軀體，
更不計較今世的浮榮，
我只企望着更縣延的
時間來收容我的呼吸，
燦爛的星識我的眼睛，
我的髮絲，那般的晶瑩，
是紛披在天外的雲霞，
博大的風在我的腋下
胸前眉宇間盤旋，波濤
沖洗我的脛踝，每一滴
激盪湧出光豔的神明！
再有電火識我的思想；
天邊掣起虹龍的交舞，

雷震我的聲音，齋地裏
叫醒了春，叫醒了生命。
無可思量，呵，無可比況，
這愛的靈感，愛的力量！
正如旭日的威棱掃蕩

田野的迷霧，愛的來臨
也不容平凡，卑瑣以及
一切的庸俗侵佔心靈，
它那原來青爽和平陽。
我不設死嗎？再不畏懼，
再沒有疑慮，再不吝惜
這軀體如同一個財寶，
我勇猛的用我的時光。
用的時光？我說？天哪
這多少年是虧過我的！
沒有朋友，離背了家鄉，
我沒投到那寂寞的荒城，
在老農中間學做老農，
穿着大布鞋，登着草鞋，
栽青的桑，栽白的木棉，
在天不曾放亮時起身，
手攪着泥，頭戴着炎陽，
我做工，滿身浸透了汗，
一顆熱心只搖着勞倦；
但漸次的我感到風味，

收拾一把草如同珍寶，
在泥水照着我的臉，
塗着泥，在坦白的雲影
前不露一些羞愧！自然
是我的享受；我愛秋林，
我愛晚風的吹動，我愛
枯葦在晚涼中的顫動，
半殘的紅葉飄搖到地，
獨影侵入了斜日的光圈；
更可愛是遠寺的鐘聲
交澆村舍的炊烟共做
隱隱的黃昏！我做完工，
我慢步的歸去，冥茫中
有飛虫在交談，在天上
有星，我心中亦有光明！
到晚上我點上一支蠟，
在紅燭的搖曳中照出
板壁上唯一的畫像，
獨立在曠野的耶穌，
（因為我沒有你的除了

懸在我心裏的那一幅。)
到夜深靜定時我下跪，
望着畫像敬我的祈禱，
有時我也唱，低聲的唱，
發放我的熱烈的情懷
縹緲青烟似的上通到天。
但有誰聽到，有誰哀憐？
你踞坐在榮名的頂顛，
有千萬人迎著你鼓掌，
我，陪伴我有冷，有黑夜，
我流著淚，獨跪在床前！
一年，又一年，再過一年，
新月望到圓，圓望到殘，
寒雁排成了字，又分散，
鮮艷長上我手栽的樹，
又叫一陣風給刮做灰。
我認識了季候，星月與
黑夜的神祕，太陽的威，
我認識了地土，它能把
一顆手培成美的神奇，

我也認清一切的生存，
爬蟲、飛鳥、河邊的小草，
再有鄉人們的生靈，我
也認清，她們的單純與
真，我都認清。

跟着認識

是痛快，是愛，再不畏懼
孤寂的漫漶。那三年間
雖則我的肌膚變成溫，
焦黑蒸上臉，剝折刻上
手脚，我心頭祇有感謝；
因為照亮我的途程有
愛，那靈敏的燈，再有
勞苦給我精力，推着我
向前，使我怡然的承當
更大的勞苦，更多的淚。
你奇怪吧，我有那能耐？
不可思議是愛的靈感；
我聽說古時間有一箇
孝女，她為救她的父親

但敢上犯霸王的天威，
那是純愛的國使我信。
我又聽說法國中古特
有一個鄉女子叫珍德，
她有一天忽然脫去了
她的村服，丟了她的羊
穿上戎裝拿着刀，帶領
十萬兵，高叫一聲「殺賊」
就衝破了敵人的重圍，
救全了國，那也一定是
愛！因是祇有愛能給人
不可理解的英勇和胆，
祇有愛能使人睜開眼，
認識真，認識價值，祇有
愛能使人全神的奮發，
向前闖，爲了一個目標，
忘了火是能燒，水能淹，
正如沒有光熱這地上
就沒有生命，豈不是愛，
那精神的光熱的根源，

一切光明的惹人的事
也不能有。

啊我懂得！

我說「我懂得」我不慚愧：

因為天知道我這幾年，

獨自一個柔弱的女子，

投身到災荒的地域去，

走千百里巚岬的路程，

自身挨着饑凍的慘酷

以及一切不可名狀的

苦處說來够寫盡部書，

是爲了什麼？爲了什麼

我把一個老年災民

不問他是老人是老婦，

當作生身父母一樣看，

每一兒女當作自身

骨血，即使不能給他們

救度，至少也要吹澀口

同情的熱氣到他們的

臉上，叫他們我們從的手

感到一個完全在愛的
純淨中生活着的同類？
爲了什麼我甘願餓瘦
在平時乞丐都不屑的
飲食，吞咽腐朽與骯髒
如同可口的膏粱；甘願
在屍體的惡臭能醉倒
人的村落裏工作如同
發見了什麼珍異？爲了
什麼？就爲「我懂得」，朋友
你信不？我不說，也不能
說，因爲我心裏有一個
不可能的愛所以發放
滿懷的熱到另一方向，
也許我即使不知愛也
能同樣做誰知道，但我
總得感謝你，因爲從你
我獲得生命的意識和
在我內心光亮的點上，
又從意識的沈潛引渡

到一種靈界的豐澈，又
從此產生智慧的微茫
致無窮盡的精神的勇。
啊，假使你能想像我在
災地時一個夜間的看守！
一樣的天，一樣的星空，
我獨自在曠野裏或在
橋梁邊或在眼有淺溪
殘花的藤蔓的村籬邊
仰望，那時天際每一個
光亮都爲我生着意義，
我飲啜它們的美如同
香漿，奇妙的調味通流
到內臟與百骸，坦然的
我承受這天賜不覺得
虛怯與羞慚，因我知道
不爲己的勞作雖不免
疲乏體膚，但它能拂拭
我們的靈竅如同琉璃，
利便天光無礙的通行，

我話說這不是？但我
已然訴說到我最後的
回目，你縱使疲倦也得
聽到底，因為別的機會
再不會來。你看我的臉
燒紅得如同石榴的花；
這是生命最後的光焰，
多謝你不時的把甜水，
浸潤我的咽喉，要不然
我一定早叫喘息窒死。
你的「懂得」是我的快樂。
我時時刻刻是可數的了，
我不能不趕快！

我方才

說過我怎樣學農怎樣
到災荒的塵窟中去伸
一支柔弱的奮鬥的手，
我也說過我靈的安樂
對滿天星斗不生內疚。
但我終究是人是軟弱！

不久我們的身體得了病，
風雨的毒浸入了纖維，
釀成了猖狂的熱。我哥
將我從昏盲中帶回家，
我奇怪那一次還不死，
也許因為還有一種罪
我必得在人間受。他們
叫我緣人，我不能推托。
我或許要反抗假如我
叫你的愛是次一等的，
但因我的愛不是時空
所能衡量，我卻不計較
分秒間的短長，我做了
新娘，我還做了娘，雖則
天不許我的骨血存留。
這幾年來我是個木偶，
一堆任憑灑布的泥土；
雖則有時也想到你，但
這想到是正如我想到
西天的明霞或一朵花，

不更少也不更多。同時
病，一再的回復，銷融了
我的靈魂，我早準備死，
懷抱一個美麗的神祕，
將永恆的光明交付給
無涯的幽冥。我如果有
一個母親我也許不忍
不讓她知道，但她早已
死去，我更沒有沾戀；我
每次想到這一點便忍
不住微笑漾上了口角。
我等我死去再將我的
神祕化成仁慈的風雨，
化成點指點希望的長虹，
化成石上的苔蘚，蔥翠
淹沒它們的冥頑；化成
黑暗中翹膀的舞，化成
晨時的鳥歌；化成水面
錦繡的文章；化成波濤，
永遠宣揚宇宙的靈通；

化成月的餘緣在每個
睡孩的夢上添深顏色；
化成係星間的妙樂……
最後的轉變是未料的；
天我不遂理想的心願，
又叫在熱語中漏泄了
我的懷內的珠光！但我
再也不夢想你竟能來，
血肉的你與血肉的我
竟能在我臨去的俄頃
陶然的相偎倚，我說，你
聽，你聽，我說。真是奇怪，
這人生的聚散！

現在我
真，真可以死了，我要你
這樣抱着我直到我去，
直到我的眼再不睜開，
直到我飛，飛，飛去太空，
散成沙，散成光，散成風，
啊苦痛，但苦痛是短的，

是暫時的；快樂是長的，

愛是不死的：

我，我要睡——

十二月二十五日六時完成

哈代

哈代，厭的世，不愛活的，

這回再不用怨言

一個黑眼蒙住他的眼？

去了，他再不漏脈。

八十七年不容易過，

老頭活該他的受，

抗着一肩思想的重負

早晚都不得放手。

爲什麼放着甜的不嘗，

暖和的窩兒不坐，

偏挑那陰毒的調兒唱，

辣味兒辣得口破：

他是天生那老骨頭僵，

一對眼拖着看人，

他看着了誰誰就遭殃，

你不用跟他認情！

他就愛把世界剖着騰，
是玫瑰也給拆壞；
他沒有那畫眉h.的纖巧，
他有夜鴉的古怪！

古怪，他爭的就只一點——
一點靈魂的自由，
也不是成心跟誰翻臉，
認真就得認過透。

他可不是沒有他的愛——
他愛真誠，愛慈悲；
人生就說是一場夢幻，
也不能沒有安慰，

這日子你怪得他惆悵，
怪得他話裏有刺；
他勞樂觀是「死屍臉上
磨着粉，搽着胭脂！」

題不是完全放棄希望，

宇宙還得往下延，

但如果前途還有生機，

思想先不能隨便。

爲維護這思想的尊嚴，

詩人他不敢怠惰，

高舉是理想，睜大着眼

扶別人生的錯誤。

現在他去了，再不說話，

（你聽這四野的靜）

你愛忘了他就忘了他

（天弔明哲的凋零）

法：魯代——英國各小說家，詩人。卒于 1928 年。編者

哀曼殊斐兒

我昨夜夢入幽谷，

聽子規在百合叢中泣血，

我昨夜夢登高峯

見一顆光明淚自天墜落。

古羅馬的郊外有座墓園，

靜匿着百年前客殤的詩骸；

百年後海岱土黑葬的車輪，

又喧響在芳丹卜羅的青林邊。

說宇宙是無情的機械，

爲茫明證似的理想閃耀在前？

說造化是真善美的表現，

爲茫五彩虹不常住天邊？

我與你雖僅一度相見——

但那二十分不死的時間！

誰能信你那仙姿靈態，

竟已朝露似的永別人間？

亦也！生命只是個實體的幻夢！

美麗的靈魂，永承上帝的愛寵；

三十年小住，只似曇花之偶現，

淚花裏我想見你笑歸仙宮。

你記否倫敦約言，曼殊愛兒！

今夏再見與琴湖之邊；

琴湖永抱是白朗磯的雪影，

此日我悵望雲天，淚下點點！

我當年初臨生命的消息，

夢覺似的飄忽戀愛之莊嚴；

生命的覺悟是愛之成年，

我今又因死而感生與戀之涯沿！

因情是攝不破的純晶，

愛是得現生命之唯一途徑；

死是座偉祕的洪爐，此中

凝鍊萬象從來之神明。

我哀思焉能電花似的飛騰，

感動你在天日遙遠靈魂？

我洒淚向風中遙送，

問何時能戳破生死之門？

按：晏蘇菲兒爲英國詩人，小說家，生於一八七五年，一九三

〇年掛冠詩人勃立奇死，他繼爲掛冠詩人，然其詩亦頗有

吟 呻 語

我亦願意讚美這神奇的宇宙，
我亦願意忘却了人間有憂愁，
像一隻沒掛果的梅花雀，
一清早上歌唱，黃昏時跳舞，
假如她清風似的常在我的左右，

我亦想望我的詩句清水似的流，
我亦想望我的心池似的悠悠；
但如今膏火是我的心，
再休問我閒暇的詩情？
上帝，你一天不還她生命與自由！

有 究
所 必
權 印
版 翻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初版

◁ 徐 摩 志 詩 選 ▷

渝版(一)1-3000

定 價 每 冊 元

著	者	徐	志	摩
編	者	李	德	予
校	閱	徐	世	勳
發	行	龍	之	鵬
發	行	大	華	書 局
所				

重慶保安路一一九號

桂林辦事處：桂西路陽家巷一號

貴陽辦事處：飛山街一五〇號

分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10682-



封面設計：梁白波

定價：~~1.50~~ 3角 元

73564